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或問卷六至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　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録監生臣陳　翼

四書或問卷六

宋　朱子　撰

論語

學而第一　凡十六章

或問學之為效何也曰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曰

習之為鳥數飛何也曰說文文也習之字從羽從白月令所謂鷹乃學習是也學而時習何以說也曰言人既學而知且能矣而於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又以時反復而温繹之如鳥之習飛然則其所學者熟而中心悅懌也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能之事固若冥行而已矣然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之功是其胷中

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燥生澁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又必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必皆有以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諸人者是其中心油然悅懌之味雖芻豢之甘於口亦不足以喻其美矣此學之始也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若何而樂耶曰理義人心之所同然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

吾獨得之雖足以為說矣然以之告人而人莫之信以之率人而人莫之從則是獨擅乎此理而舉世倀倀不得於其心之所同也是猶十人同食一人既飽而九人不下咽則吾之所說雖深亦曷為而能達於外耶令吾之學所以得於已者既足以及人人之信而從者又如此其衆也則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為一已之私矣夫我之善有以及於彼彼之心有以得乎我吾之所知者彼亦從

而知之也吾之所能者彼亦從而能之也則其歡忻交通宣揚發暢雖宫商相宣律吕諧和亦不足以方其樂矣是學之中也曰人不知而不愠何以為君子也曰常人之情人不知而不能不愠者有待於外也若聖門之學則以為己而已本非為是以求人之知也人知之人不知之亦何加損於我哉然人雖或聞此矣而信之有不篤養之有不厚守之有不固則居之不安而臨事未必果能真不動也今也人不見知

而處之泰然且略無纖芥含怒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君子其孰能之自是日進而不已焉則不怨不尤下學上達雖至於聖人可也此學之終也曰學有大小此所謂學者其大學耶曰不然也學而習習而說凡學皆然不以大小而有間也且灑埽應對之事正門人小子所宜先也聖人豈略之哉曰程子之於習有兩義焉何也曰重復思繹者以知者言也所學在我者以能者言也學之為道不越乎兩端矣然諸說或

槩舉其凡而不指其目或各指其一而不能相兼惟程子則先後兩言皆指其目而有相發之功焉然諸說如范謝楊尹就其所指亦各有所發明但范氏所引性習近遠及伊尹之言則與此章文意為不類耳曰時習之所以說諸說孰近曰夫習而熟熟而說脉絡貫通最為精切程子所謂浹洽者是已而祖其說者皆莫知以為言其次則惟范氏之所謂串尹氏之所謂自得者近之然范氏本為知所以修身治人而

說則不待習之串而已說矣其後復引兌卦之象乃有比於說而未正夫說之說則是所謂習而串者又未足以盡夫說也其自為矛盾益甚矣或以為德聚而說者語意亦疎或借理義悅心之云以為說則理義之可悅乃人心之同然不待習而後得也或借習矣不察之云以為說則察之與習已為二事而其於說又不相關也且凡傍緣假借最釋經之大病蓋或文句偶同而旨意實異或志意略似而向背實殊或

反以彼之難而釋此之易或強以彼之有而形此之無使意已親者引之而反疎義已明者引之而反暗甚則彼此俱昧而欲互以相明如獐邉之鹿鹿邉之獐循環無端而卒無所决其偶值文意之適同而無前數者之患亦不免為倚重於人而取信於外終不若出於吾之所親見而自言者之的確而真實也至於周氏獨以習熟為言則似矣顧亦以為熟而察察而說則首尾衡决氣脉不通而不復有所發明也豈

其以習熟為常言而習察有經據故必借而雜之其間然後為慊耶曰謝氏朋来之意如何曰不止其所而放乎言外以為高此最謝氏之大弊也曰朋来之樂奈何曰以為樂其可以取益以為樂其相與講學則我方資彼以為益彼又安能自遠而来哉以為樂其義理之不二則是未能自信而藉外以為樂也以為樂於才大而友遠以為樂於充實輝光而聞譽有以致之則是以此自幸而有驕吝之私也至於知不

講之為憂則知講學以為樂則正前所謂以彼之有形此之無者夫樂與不樂决於吾心可矣豈待此而後判耶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夫可樂之實耳且其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之云纔九字爾而無一字之虚設也非見之明而驗之實其孰能與於此其次則游氏所謂成物者為近之但必引三樂以為言則又墮於假借之病耳曰然則程子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非耶且古人之言必引詩書以為證何哉曰

程子所謂易語非其立意之所恃而古人之引經亦吾説已立而資彼以為助耳非初無所主而藉彼以立也且又有一説焉嘗讀胡氏春秋獲麟之卒章幾無一語之出於已而讀者不覺其為他人之辭也若此者又安得以假借而病之耶曰説樂皆出於心而程子有内外之辨何也曰程子非以樂為在外也以為積滿於中而發越乎外耳説則方得於内而未能達乎外也或不及此而反其言則失之甚矣曰不慍

之說孰為得之曰君子之學固不求人之知亦非有意於求人之不知也然有實者人自知之豈必有求知之心然後人得以知之耶此所謂人不知者正以宜見知而或有不然者耳而或者乃以聖人之事當之則已過高而失之矣至其為說又謂上焉者存其德修其身故人莫得而知之下焉者為善以求知而後人得以知焉則亦疎且戾矣且其以潛龍無悶為聖人之德有諸内而形諸外乃下焉者之事則是乾

之六爻獨初九為盛德至於九二之德博而化則旣少貶而九五之萬物咸覩反為下焉者之為矣世豈有此理哉有引老聃知我者希則我貴以為說者則又過高而有自私之病夫君子固不求人之知然豈有幸人之不知而自喜其身之貴者哉異端之言大率如此引者豈偶未之思與又引孔顏之樂以明此句之義亦猶聖者能之之云耳又有謂不愠則其自待厚者又有謂安於命故不愠者皆非夫君子之不

慍自見其無可慍耳豈以自待之厚與廹於不得已
而後然哉又有引不念舊惡以明之者則非其類又
有以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當之則亦已太高矣又有
以為既說且樂便能不慍者則其說似亦太快不若
程子楊氏為得之也至論其所以然者則尹氏為尤
切使人之始學即知是說以立其心則庶乎其無慕
於外矣曰有信於始中終為此章之說何如曰是其
言之也約未有以見其得失然亦無所當於文義矣

曰是諸先生君子之說子程子則不容議矣故問餘說之大體得失何如曰是亦豈區區之所敢議然嘗竊揣之則其寛平正大者或失於未精整峻嚴恪者或若於未暢通達竒偉者或有過髙之病醖藉敷腴者或有柔緩之失而清和靡密者又未免牽合支離之患也惟周氏敦厚易直雖言不皆中而頗有醲郁之風尹氏平淡簡約雖意有不周而其精實之味為不可及耳若張子之學雖原於程氏然其博學詳說

精思力行而自得之功多矣故凡其説皆深約嚴重
意味淵永自成一家之言雖或有賢知之過如程子
之所譏者然其大體非人所能及也曰謝楊之書傳
者不同何也曰謝氏之書今本出於胡氏蓋其所裁
定者比舊為差約然語脉亦有不貫處顧無大害不
復追正爾楊氏書乃其所自筆削前後三本今此乃
其中本然亦有改之而反不如舊者如此章初本末
有承蜩貫蝨兩句文意自完中本增之則語涉空幻

而上下文意亦齟齬而不屬矣後本改為持弓矢審固正已而後發雖則稍就平實又覺其辭意燥澁而未免齟齬之病殊不可曉也

或問仁何以為愛之理也曰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其為心也未發則具仁義禮智信之性以為之體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以為之用蓋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為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為恭敬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

發為羞惡水神曰智則别之理也而其發為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為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為妙也仁之所以為愛之理於此其可推矣或曰然則程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而又曰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何也曰仁之為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為之之事也比論性而以仁為孝弟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

乃愛之先見而尤切人苟能之則必有不好犯上作亂之效若君子以此為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其愛有差等其施有漸次而為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又豈特不好犯上作亂而已哉此孝弟所以為行仁之本也曰然則所謂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無孝弟者又何耶曰此亦以為自性而言則始有四者之名而未有孝弟之目耳非謂孝弟之理不本於性而生於外也曰然

則君子之務孝弟特以為為仁之地也耶曰不然仁者天之所以與我而不可不為之理也孝弟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但人為物誘而忘其所受乎天者故於其不能不然者或忽焉而不之務於此不務則於其所不可不為者亦無所本而不能以自行矣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蓋以為是皆吾心之所固有吾事之所必然但其理有本末之殊而為之有先後之序必此本先立而後其末乃有自

而生耳非謂本欲為彼而姑先借此以為之地也大率聖賢之言若此類者甚衆皆以是說求之則不失其立言之㫖矣曰然則義禮智信為之亦有本耶曰有請問之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為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為義之本也其敬乎親則為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為知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為信之本也蓋人之所為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於此孟子之論仁義禮智禮樂之實者正為是爾此其所以

為至德要道也歟曰諸家之說如何曰范說大槩得之但所引修身正心誠意者為衍說耳孝弟自為人道之大端非以其可以誠意而先之也且所謂誠意者欲其造次顛沛之間思慮隱微之際必以誠實而無一毫自欺之心又豈獨於孝弟一事為然哉為是說者既不察乎論語之文又不考乎大學之意其亦甚矣謝氏則正與程子說中或人所問由孝弟可以至仁者相似而反乎程子之說者也但其意不主乎

為仁而主乎知仁比之或説其失益遠耳蓋其平日論仁嘗以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但能識此活物乃為知仁而後可以加操存踐履之功不能識此則雖能躬行力踐極於純熟而終未足以為仁也夫謂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可矣必識此然後可以為仁則其為説之誤也其誤如此故其於旁引四條者皆有若不知仁則但為某事而已之説而又以孝弟特為近仁而非仁也夫四條者皆所以求仁之術謂之非

仁猶可也若孝弟則固仁之發而最親者如木之根水之源豈可謂根近木而非木源近水而非水哉其曰以事親從兄充之則何往而非仁又以不好犯上作亂特為閭巷之人由而不知之事必其深念自省而有以察夫事親從兄之時之心然後為知仁皆此意也夫曰由孝弟充之而後為仁則是孝弟非仁必其識此活物而充之然後為仁也故又以為閭巷之人徒能謹於事親從兄而不識其為活物則終不可

以入道必其潛聽黙伺於事親從兄之時幸而得其所謂活物者然後可以為知仁也然直曰知仁而不曰為仁則又并與其擴充之云者而忘矣必如其説則是方其事親從兄之際又以一心察此一心而求識夫活物其所重者乃在乎活物而不在乎父兄其所以事而從之特以求夫活物而初非以為吾事之當然也此葢源於佛學之餘習而非聖門之本意觀其論此而吕進伯以為猶釋氏之所謂禪彼乃欣然

受之而不辭則可見矣又所謂人心之不偽莫如事親從兄者亦非是有子之意乃論其當然之要非論其偽不偽也且若專以孝弟為不偽則五常百行豈皆出於人為之偽耶曰然則程子之論手足頑痺為不仁者奈何曰是固所謂愛之理者與謝氏活者之說相似而其所以用力者不同學者不可不察也蓋人能事親而孝從兄而弟則是吾之所謂愛之理者常存不息而為仁之本於此乎在也事親而不知所

謂孝從兄而不知所謂弟則是吾之本心頑然不仁而應乎事者皆不得其當如手足之痺頑矣仁與不仁皆必責之踐履之實非若謝氏反因孝弟以求活物幸其瞥然見之而遂以為得仁也曰游氏以下諸說得失願卒聞之曰游氏說不好犯上作亂者得之其論為仁之本則失程子之意矣楊氏舉彼加此之說得之其引有犯無隱則非本文之旨矣其曰務本之一事蓋以務本為汎言而孝弟為指其事耳然曰

一事則似有大務本而小孝弟之意亦其言之小疵也周氏進於道者不可曉豈非猶有惑志於老氏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之說耶

或問子於前章既以仁為愛之理矣於此又以為心之德何哉曰仁之道大不可以一言而盡也程子論乾四德而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仁也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之體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為義偏言

之則曰愛之理前章所言之類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此章所言之類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是以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為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為甚記語者所以列此二章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又如此欲學者知仁之為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可戒也曰夫子所謂鮮仁程子乃以非仁釋之何也曰夫子之言所謂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也程

子則懼夫讀者之不察而於巧言令色之中求少許之仁焉是以推本聖人之意直斷其不仁以解害辭之惑也說經如此其可謂有功矣而後之說者猶紛紛然置曲說於其間其亦不察也夫曰范氏之說如何曰聖人之意所謂鮮矣仁者蓋曰如是之人少有仁者之云耳非謂如是之人其仁少也今曰有時而仁又曰其心未必不仁則失之矣夫人心本皆仁雖或賊之而豈可以多少論哉且曰有時則又不在乎

心而在乎時矣又曰爲利而其心未必不仁則豈有其心爲利而猶得爲仁者耶是皆韋於鮮之爲少而不察乎聖言婉微之體是以曲爲之説而失之觀夫程子之言則可以見其得失矣曰吕氏之説不亦善乎曰言固欲巧而不可巧其言色固欲令而不可令其色令曰欲巧欲令而不明此意則已疎矣且徒以修之内外爲别而不知爲已爲人之有異亦未足以定取舍之極也蓋誠爲已也則修於外者乃所以養

其內而不患本之不立誠為人也則其飾乎外者安得謂之修其為害又豈但本之不立而已哉曰謝氏之說所引多端而不為判決子以其意為如何也曰彼其所引若多端者然一言以蔽之亦曰為己為人之不同而已蓋意誠在於為己則容貌辭氣之間無非持養用力之地一有意於為人而求其說己則心失其正而鮮仁矣故夫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目不過視聽言動之間而曾子所言君子所貴乎道者

亦在於容色辭氣四者而已所謂遜以出之情信辭巧者但不欲其直情徑行以招悖入之患而已至於詩人所謂令儀令色者則大賢成德能遠暴慢之效鄉黨之所記恂恂怡怡者則聖人盛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之妙也若夫小人訐以為直色厲内荏則雖若與為巧令者不同然覈其矯情飾偽之心則實巧令之尤者耳學者於謝氏之說以是辯之庶乎其得之也但所謂出詞氣者則非曽子之意請及其本章

而論之曰游楊周氏之說如何曰游氏大抵不切而其所謂誠敬偽諂者名義皆若未當其曰不絕其為仁者則又若范氏之失而小不同也楊氏所謂便儇皎厲者其初本也意本甚正而其次本乃引表記以為說則本末倒置而非聖人之意矣彼雖託於夫子之言其流傳之有誤乎喜援據而不擇是非其累有如此者且不察乎巧令之所以為巧令者亦若呂氏之失其曰非盡不仁者又若范游之失而復小不同

也蓋范氏乃以一人而言游氏以二人惡有淺深而言楊氏則直以善惡相對而言耳若周氏者其庶幾乎然其曰違仁多矣似亦失程子本意而狂者蕩愚者詐以下不可曉豈其辭之未達者與

或問程子所謂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何也曰盡己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其出乎内者而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其驗乎外者而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出乎忠者也故又曰發己

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此表裏之謂也亦此之謂

而加密焉爾曰程子又謂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

實理者何也曰前章五常之目已具此意矣請復詳

之夫信之為信實有之理也凡性之所謂仁義禮智

皆實有而无妄者信也所謂實理者是也其見於用

則出於心而自盡者謂之忠以循物而無違者謂之

信而凡四端之發皆必以是為主焉所謂以人言之

是也蓋五行之氣各居乎一方而王一時唯土無不

在故居中央而分王於四季是乃天理之本然而人之所禀以生者莫不象之此人之所以克肖天地而為萬物之靈也曰傳不習乎之說不從程子范尹而從謝楊周氏何也曰以文義考之則然且先忠信而後傳習亦後章餘力學文之意或曰諸說何如曰謝說九流皆出於聖此蓋襲史遷之誤又謂謀而忠交而信傳而習為直知道無二致人已為一而膠於無我者則過之又謂謀非臨事而謀信非踐言而信亦

皆失於太高而非事實少有餘味也游說雖非曾子之事然深有警於學者但以處巳接人正心應物分而為二則失之耳蓋閑居獨處固有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今曰立行無不信則固以其循物無違者言之而無不言不動之謂也豈有接人之際猶有不忠不信之累而遽可謂之立行無不信處巳無可憾者乎就使其立行之云或出於一時立言之差而失其本章之所謂則誠內形外初無二致未有正心

處已無不忠信至於内省一無可憾接人之際反入於不忠不信而自不悟者也至於正心誠意則又初無專於内而不通乎外之限且既曰無須臾忘矣則宜其動静語默無一息之或違也若應物之際又遽失念如違仁則其所省正心誠意無須臾忘者又安在耶細考其說似未免於老釋之弊惜乎其篤於為己而擇之不精以至此也揚氏傳習之說得之至於違仁違道之别則吾有不知其說者矣周氏内則見

道於忠信外則見道於傳習亦不可曉豈其謂道別
為一物而於此見之亦如二章之失耶且此章正為
力行體道之實亦不當以見道為說也
或問道之為治何也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為政者之心
而言也曰然則曷為不言治曰治者政教號令之為
治之事也夫子之所言者心也非事也若范氏以魯
變至道為言則其失既遠至其卒章又以富之而未
及夫教為言則其自相矛盾又甚矣游氏引養引恬

之說似以道為引導之義然與孔氏書傳不合豈新義之云耶然下文五者亦非引導之事其說不得通矣曰千乘之說包氏馬氏孰為得耶曰此義蓋嘗考之疑馬氏為可據蓋如馬氏之說則八百家而出車一乘如包氏之說則八十家而出車一乘凡車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而馬牛兵甲糧糗芻茭具焉恐非八十家之力所能給也然與荀子王制之說不同疑孟子未嘗盡見班爵分土之籍特以傳聞言之

故不能無小誤若王制則固非三代古書其亦無足據矣曰五者之目諸說孰為得之曰程子張子至矣楊氏之說曲折詳備周氏以愛人為主而四者為之先後雖非本文之意然其說亦善尹氏後世不能先此以下蓋本二夫子之意而其卒章尤切也若范氏則疎而不切謝氏以子路何必讀書之言為是當於本章辯之其曰古人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則千乘之國亦足以用心者則又若以

為小國寡民本不足治特以其治之之道與天下同而治之之效有如此者然後勉而治之耳蓋其素論嘗有不屑畀近之意是以其言多類此若如其說則其所以敬事而愛民者亦豈出於誠心哉曰節用愛人游楊之說不同孰為得耶曰互相發明而義各有當也蓋楊氏之說胡氏發明之為尤詳胡氏曰節用者愛人之本也然愛人者其名覆衆故慕之而易道節用者其事切已故憚之而難行徒以愛人之名揚于衆而不能以節用之實本諸已則雖曰愛人而人終不蒙其愛矣而游氏所譏則申子韓

侯敞誇之說耳

或問六章之說曰程子范游尹氏得之但程子本立而文自至者失之太快耳所謂盡得孝弟然後讀書亦曰盡夫為子為弟者平日所當為之事耳非謂盡孝弟之道如所謂孝弟之至者然後可以讀書也若謝氏所謂盡孝弟之則正謂孝弟之至而其言過矣必若是而後學文則豈復有學文之日乎范氏以汎愛衆為以所愛及所不愛謝氏以為充其無害人之心

皆非是此但為汎愛衆人而無忿疾忮害之心若游氏所謂處衆而汎愛衆人者也未嘗遽及此也此所謂行有餘力但謂行此數事而有餘暇之力耳而游氏去其力字則亦若謝氏盡孝弟之云矣夫是數者終身由之而常患於不足又何如而為有餘乎曰他說如何曰謝氏以學文為游於藝似亦太輕程子以為讀書則凡所以講乎先王之道以為修已治人之方者皆在其中矣豈特游於藝而已哉楊氏以文學

為餘事意亦類此至於專以推其所為說蓋亦便於假借而不悟其所包之有不盡也周氏語意亦若繁冗然自多識前言往行以下則佳若游氏之敷陳詳盡有以深究後世棄本逐末之弊而蘇氏之說又有以正近世好高躐等之失則尤讀者所宜詳味也蘇氏曰孝弟仁信本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孔子所以教人也蓋曰不賢者自是以寡過而賢者自是以無所不至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雖孔子亦然今之教人者不亦異乎引之極高示之極深未嘗養之於學游之於藝也而遽告之矣教者未必能而學者未必信則亦妄相從而已少而習之長而行之務以誕相勝

也風俗之壞必自此始矣

或問七章之説曰此章諸説大旨略同而程子游尹氏為優惟賢賢易色當從舊説蓋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而中庸亦以遠色為勸賢之事則古人之言其以德色相為消長也舊矣范謝之説於此為得但范氏論好賢色之優劣失之而謝氏便以如好色為易色亦非是所謂如好色者特孔子責人之緩辭非以為既好色而且好德也呂氏謂此所未學者文耳

質具而文不足非所患也比意亦疎子夏所謂未學豈特文而已乎質具而文不足特比之以文滅質者為愈耳以為非所患而止於是焉則亦非聖門之所許矣子夏蓋疾時人之不務本實而徒事空言且以為是非學者不能耳然其言抑揚之間若有過中之弊故胡氏病之而周氏亦以為有激而言蓋得之矣范氏以本立質美言之輕重之間似得其適但語少倒耳呂氏之說乃因子夏之言而又過之者讀者於

此亦不可以不察也謝氏所謂長幼必能有序夫婦必能有别者既横溢而旁出其曰大舜為法聖人生知則又失於過高矣楊氏尊賢親親之説巧矣然子夏之言未必有此意也必若其言則上章所言之序又何説以通之乎

或問八章張子學則不固之説如何曰此蓋古註舊説而張子從之但文勢若有反戾而不安者蓋曰不重則不威則當曰不學則固若曰學則不固則當曰重

則有威且學之為功又豈止於不固而已哉吕楊之說蓋亦如此而楊氏所謂可與權者則又過之且以夫子之言推之則學而後可與適道適道然後可與立權豈易遽言也哉曰范氏忠信之說如何曰是亦以内外為言若程子之意者但其以誠訓忠則為未精耳程子誠忠之辨見於第七篇之二十四章考之則可見其得失矣曰吕氏以主為託者如何曰觀上下文意皆在已之事恐其未應及此且夫子所以對

樊遲崇德之問者亦云而以徙義繼之則又如何而可通也曰謝氏以主忠信為不言而信如何曰是亦過高而失之矣然不獨此而已凡其所謂忠信者皆然蓋得於程子實理之云而於其所謂以人言之者則有所略而不察也曰謝氏所謂改過之說如何曰仁義者心之正也不仁不義者行之失也既不幸而陷於不仁不義矣不知則已既知之則其可以憚改而不復於仁義之正乎蓋其理有所不得則其心有

所不安故不容憚改以自棄於小人之域耳非曰知其無常而後改之也且如謝氏之言則善之與惡勢均體敵而無賓主輕重之分既可以忽然而為善則亦可以暫時而為惡矣蓋其意急於勸勉而誘人之改過而不知其言之失於輕也曰謝氏所謂此章非論生知安行如何曰聖人之言皆為學者而言也若生知安行則固無所待於聖人之言矣豈獨此章而已哉謝氏獨以此章為非論生知安行者則其於他

章宜其每每過高而失之也且人之為過亦有深淺不必專以過而改為困而學之事以其所引顏淵季路之事觀之亦自可見蓋此章之說惟游氏為無病而楊氏取友改過之說亦善詳味之可見曰不如己之說程子周尹氏以為不忠信者楊氏亦以為合志同方者如何曰此蓋不欲自謂人不如己而生自滿之心且慮夫必勝己者而後友之則勝己者又將視我為不勝己而不吾友耳其意已善矣然考之不詳

而慮之或過則亦不得而不論也蓋人之賢否優劣隱之於心則有準則非彼我好惡之私所能蔽也故學者之心雖不敢輕謂人不如已然至於接人待物之際或親或疎或高或下亦有不容以分别為嫌者故於齒德之殊絶者則尊而師之於賢於已者則尚而友之其不若已者雖不當就而求之以為吾友然亦必有矜而容之勉而進之是皆理勢之自然非我之敢為自滿而亦未嘗輕以絶人也彼賢於我者其

視我者亦若是耳又何自棄我為哉且世之陋者之所以樂以不若已者為友者其故亦可知已蓋樂於縱恣故憚直諒者之正已而不敢親安於淺陋故忌多聞者之少已而不肯問至於凡庸嵬瑣之流則喜其可臨而足以為高便僻佞柔之徒則說其下已而足以自肆也夫其所以定取舍者如是是以賢智日遠而所與居者無非厮役徒隷之人雖有美才良質亦且忽不自知而墮於小人之歸矣是則聖人安得

不一言以警之然亦曷嘗使之輕為自滿而謂人莫已若也蘇氏之説蓋得其略（蘇氏曰世之陋者樂以不己若者為友則自足而日損故以此戒之是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如必勝己而後友則勝己者亦不吾友矣）而謝氏所引申顏事亦甚善

或問九章之説曰程子游氏善矣范氏慎字之説非是其曰使民勿倍勿忘亦非也君子之慎終追遠乃吾事所當然吾心之不可已者豈為教民而後為之哉若謂曾子之行一於孝而及此則為得之謝氏之説

於歸厚之義無所當且歸字之義正謂民歸於厚耳今曰己德歸厚似亦羨於文也楊氏因歸厚之文而引惟民生厚因物有遷以就夫反其生之說則亦巧矣然詳曾子意恐不如是之支也尹氏蓋總程子之說而改大為事則失之矣此外又有蘇氏洪氏之說亦可觀焉蘇氏曰略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衆而俗薄矣洪氏曰曾子之學以忠信孝弟為本故其言如此

或問夫子未嘗求聞諸侯之政而子貢有夫子求之之

說何也曰此就子禽之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之未嘗求如孟子之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若謂夫子欲聞其政而為是卑巽以求之則失之矣楊氏以為聖人求之在我正謂此病又謂暴慢侈泰人所忌嫉則雖欲求之而不可得者雖足以警夫如是之人然其說之流亦將有求容患失之恥學者尤不可以不知也呂氏真以為求而人與之則又甚矣曰他說之得失奈何曰范氏之說皆非所以言聖

人謝氏以為此一節論學成而光輝著見亦非本旨以為因是足以見之可也其論聖人之容夸張迫急而於文義之間多不暇擇如以温為清和之發之類皆非是細考之可見矣又與周氏皆引吾其與聞之為説恐亦未然此言至於是邦則非其居魯時矣大抵此章説之善者莫踰於程子而胡氏亦有所發明也

胡氏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彼既語夫子以政矣未聞一君舉國以聽其所為然是亦可以為之兆也而聖人一言不契則委而去之未嘗眉就在濟時行道之心雖篤而未嘗屈道

以信身也曰程子之訓五德二說不同如何曰前說訓其體之言也後說推其用與效之言也尹氏雜而用之已失其旨又於不侮無欲之下各以也字係焉其失愈甚矣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觀志觀行范氏以為子觀父之志行者善矣然以文勢觀之恐不得如其說也葢觀志而能承之觀行而能述之乃可為孝此特曰觀而已恐未應遽以孝許之也且以下文三年無改者推之

則父之志行亦容或有未盡善者正使實能承述亦豈遽得以孝稱也哉謝楊周氏蓋用舊說而晁氏洪氏之說亦當晁氏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觀行之一節也○洪氏曰父沒雖可以行其志然改父之道於三年之中則無愛親之心而其行亦不足觀矣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程子之說不明范楊周氏為一說謝游尹氏為一說而小不同蓋尹氏得其用心之本而游氏得其制事之宜二說相須為不可易意者程氏亦若尹氏之云也謝氏則過之矣夫孝子居喪思慕哀痛則誠有不

可堪者然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豈有三年之久視其父之所為有不可不改者顧乃恍然惘然如醉眠夢魘而恬不知省而可以為孝乎范楊周氏之說則所不改者乃子道也非父道也若以於字為言則於之為字未見施之如此其重者曰必若尹游之說則夫子之言得無有所不盡者乎曰為人子者本以守父之道不忍有改為之心至有所遇之不同則隨其輕重而以義制之耳三年而改者

意其有為而言也其不可改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矣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或曰昔謝方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其必宜改則以漸變之使無迹可尋為人子者不幸而父之過有當必改者以是為法而隱忍遷就於義理之中不亦可乎曰吾嘗聞之師矣以為此其意

則固善矣然用心每每如此即駸駸然所失却多必不得已但當至誠哀痛以改之而已何必隱忍遷就之云乎至哉此言足以警學者用心之微矣

或問小大由之諸說不同而皆屬之下文今獨從程子而屬之上文何也曰以上文考之既曰禮之用和為貴則所謂斯為美者皆指禮與和而言也今若以為由禮則上固云和是豈得越和而指禮且小大之事正欲其一由於禮豈有一由於禮而反至於不可行

耶若以為由和則上之所謂和者又未始離於禮也
亦不得遺禮而主和矣且旣曰由和而有不可行則
其曰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者不亦重複之甚乎若
楊氏之意則以小大由和為不知和而和者與小大
雖能知和而和而不以禮節者為兩說如其說雖足
以巧免重複之弊然小大由之一句亦未見其必為
由和也故此章之說惟程子為得之而范周尹氏皆
祖其說蓋亦不可易也曰若如范氏之說則遂以樂

為禮之用可乎曰樂記有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則其相為體用也古有是言矣曰謝氏之說如何曰其論禮之有和者善矣蓋曰禮之所以有是品節之詳者皆出於人心自然之節聖人制禮特使人由是以中其節而非以人之所不欲者強之也故行之雖或甚苦而自有不失其和若不本於此而徒勉強於儀貌之間則是徒禮而無和矣此說蓋得之但其曰為禮至於

難從則不若夷俟踞肆之愈則其抗激之弊又有甚焉者耳其論季氏之祭為有禮而無和者亦恐未然詳禮家之說正謂季氏之祭舒肆不肅故遲緩至此及子路為宰而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堦室事者祭時堂事者儐尸則宗祝有司各供其事而無前日之失然則豈和不足之謂哉請問楊氏之說曰本文之意蓋曰禮之用以和為貴耳今曰用和則既失其句讀矣又引履和而至以明以和為貴之義恐亦非易意也詳易之

文蓋曰履之為卦君臣上下各履其位而得其和者也和則疑於夷易而非極至之義然各得其所而不亂焉則是乃所以為至也其下八卦之説其例皆然不應獨以和而至為和而後不可以有加也其下云云則前已辨之矣

或問所謂約信而合宜則言必可踐何也曰人之約信固欲其言之必踐也然其始也或不度其宜焉則所言將有不可踐者矣以為義有不可而遂不踐則失其信以為信之所在而必踐焉則害於義二者無一可也若約信之始而

又求其近於義焉則其言無不可踐而無二者之失矣或曰然則葉公所云復言非信者何耶曰此特為人之不顧義理輕言而必復者發以開其自新之路耳若信之名則正以復其言得之也今不謽其言不近義之差於前而責其復必其言之失於後顧與信之所以得名者而亂之則亦矯枉過其直矣諸家乃引之以釋此句以為信不近義則言有不必復者是乃使人不度於義而輕發其言以開誕謾欺偽之習其弊且將無所不至非聖賢

所以垂世立教之旨也曰為恭而中節則能遠恥辱何也曰致敬於人固欲其遠於恥辱然不合於節文則或過或不及皆所以自取恥辱惟致恭而必求其近於禮焉則其可遠恥辱也必矣或曰先儒又有以為恭而近禮然後君子行之以遠恥辱若非禮之恭則寧身被困辱而不為也其説何如曰此其意善矣然亦非有子之意也有子之意本為謹其言行以防後患於未然之前所謂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

弊者也豈使人不戒於初而徐計之於已然之後崎嶇反側如或者之言哉曰因是二者因不失所親則為可宗何也曰信近義矣恭近禮矣而或失其所親焉則亦不足尚也故必因此而又得其所親然後為可宗耳楊氏之說蓋如此且此章前有孝弟謹信而親仁之說厚重忠信而友勝已之說後又有不求安飽敏行慎言而就正有道之說其與此章之意亦相表裏也或曰因猶依也宗主也言人欲有所依必度

其人之賢而後依之則在我不失其所親而彼亦可以為宗主矣此說小異而亦可通更思之可也曰諸說不同者非一其得失柰何曰程子四說大率相似其意蓋曰為信而言終可復則其信為近於義矣為恭而能遠恥辱則其恭為近於禮矣因恭信而不失其近於禮義則亦可宗矣此文義固亦可通但語意曲折似稍費力而遠恥辱之意尤不分明蓋其本意固以為不合禮而自恥辱者然於文未有所見則安

知不有苟為卑巽以求免乎恥辱者而冀其得近於禮者耶此由不先求近乎禮義而俟其言之終可復且既遠乎恥辱而後卜之是以其說至於若是迂遠而難通也張子信恭之說已辨於前可宗之說蓋亦類此至引此章以蒙上章之義則是將以復言遠恥可宗為和而不復言不遠恥不失所親為禮也夫遠恥可宗之為和可也若以復言為和而不復為禮則無乃反其類之甚乎呂氏上二句本張子說而下一

句自為一義則尤迂晦而不通矣謝氏復字之說與上文信字殊不相干恭近禮而遠恥辱之說則得之矣因不失其親一句與呂氏略相似特可宗之云為少異耳范楊周氏大意皆得之而皆不免於小失蓋徒憂復言之害義而不察乎有子之言意之所重乃在乎不復之害信也是以其大意雖若得之而終未免近乎張子之說至恭近於禮之說則皆得之但范周所引恭而無禮則勞者為不切耳楊氏推說兩句

以及聖人理固如此然聖賢之言本為學者而發自與聖人不同若必每事如此推説則亦不勝其費於辭矣末句之説惟楊氏為得范氏既不可曉而周氏又因程子之言前固已論之矣

或問十四章之説曰尹氏最善范吕侯周氏説次之但謹言之説范吕皆以為恥躬不逮之意侯氏又但戒於多言則未盡聖人之意夫所以謹於言者豈徒為是二者而已哉范氏就有道之説似亦太輕若論主

善為師固當如此但非此章之旨耳又引孔文子之好學以配孔顏而歎知學者之鮮則其輕重亦不倫矣若文子之所謂學則亦豈難知哉且好學下問自兩事亦非以下問而得為好學也侯氏以無字為非禁止之辭是矣其曰與不字不同則不字亦非禁止之辭也疑或有誤字不然則不可曉矣周氏貪之本也一句未有所當其他則皆善也此外則胡氏及張敬夫之說亦善胡氏曰食期飽居期安人之情也而聖人之言如此豈反人之情而強其

所難亦曰有志於學則不當以此為念耳食必求飽居必求安役役焉惟口體之奉而無所不至焉其去於道也不亦遠乎○張敬夫曰世固有不徇物欲而勉於言行者然其所學毫釐之差則其所謂敏者有非所當敏而所謂慎者有非所當慎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若謝氏之說則過高甚矣不求安飽本文亦謂志其大者而不留情於此耳未遽及乎孔顏曾孟之事也孟子五鼎乃謂其喪祭之禮非若主父偃所謂五鼎食也其論敏慎大意既不的當而務為誇張隱秘使人不可曉然以其後改之說考之則所謂敏者可見又以其平日之言推

之則所謂謹者又不過曰出辭氣而已耳若但如此
則胡為其不直言之而必為是枝蔓之辭乎然夫子
敏謹之云恐亦未遽及此也就有道而正焉亦方語
夫學者求師取友之時耳顔孟之云乃其終身事業
之所就豈遽責之於此時哉楊氏引終日不違求其
放心等語以明不求安飽之說亦大過矣夫未得有
道而正焉則未知其何以為仁而志之如此其切已
能從事於仁如此其切則又何為方且就正於人而

考其是非哉大凡此章本意且為學者大槩立志修身求師取友而言而諸公推之大過以至於此其亦誤矣孟子所謂不敢不飽者乃晉平公食於亥唐之家不敢以其尊貴而略賢者之禮耳非亥唐之食而飽也楊氏所引似亦誤矣

或問何以知無諂無驕之為子貢質其學也曰常人貧則必諂富則必驕今能若此則可為有志而能自強矣子貢雖未免於貨殖然以其志之所存與其學之

所至庶乎其不諂不驕者故以質之夫子而審其淺深也曰然則切磋琢磨之别其詳可得聞乎曰古之工事不可考也以今言之則治骨角者切以刀磋以鑢治玉石者琢以錐鑿而磨以沙石也大抵切琢成形磋磨入細以理推之古今當亦不相遠耳曰大學之傳亦引此詩而以道學自修釋之今諸家引為此章之説而子不然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姑以發已之志而已或疎或密或同或異不能齊也彼傳

所釋蓋亦以精粗為言然於詩文則磋琢二字有不協者今必引以釋此不亦拘之甚哉曰然則蘇氏之釋亦若此矣子剽其說而沒其名何耶蘇氏曰磋者切之至者也磨者琢之詳者也切之可矣而復磋之琢之可矣而復磨之君子之學也欲其見可而不止也往者其已言者也來者其未言者也子貢言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比之所謂可者蓋貧則防其諂也富而防其驕也紛紛予自防之不給孔子曰貧而樂富而好禮夫貧而樂雖欲諂不可得也富而好禮雖欲驕亦不可得也豈不賢於彼二言哉然亦未可以為至也自是而上見可而不止則必有至焉者矣子貢得是二言而識其所未言者故孔子予之曰蘇氏之說於文意最為得之吾之

說誠不異乎彼矣然其大旨則有不同焉者故不得據以為說也蓋彼謂樂而好禮未足為至自是而不已則是將有至焉者矣而吾謂以貧富而為言則至於樂與好禮而無以加矣夫蘇氏之意豈以為將有忘乎貧富者然後為至耶此老佛之餘而非孔子之意矣故胡氏非之曰貧而樂非顏子不能富而好禮非周公不能夫子所以誘掖子貢者高矣猶以為未至則孰可以為至者耶其說當矣曰諸說大旨則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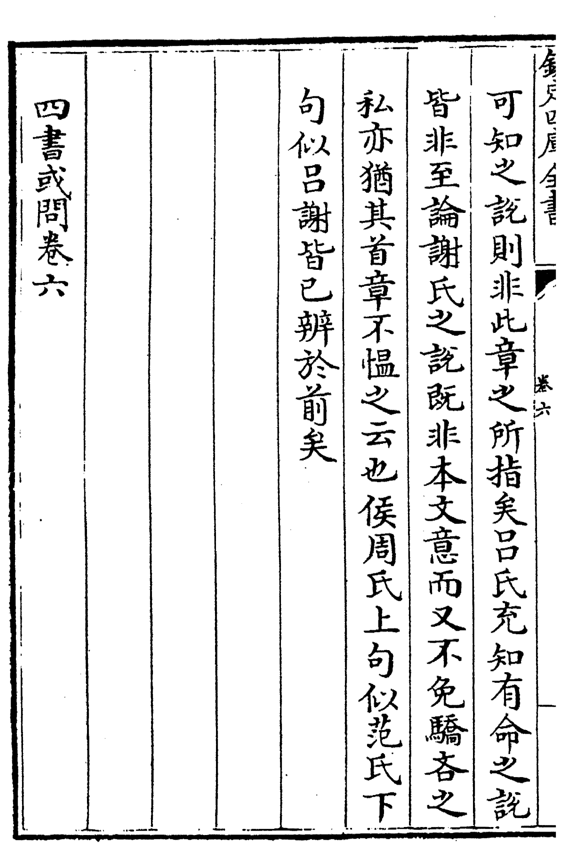
異乎子之云矣其亦有可論者耶曰無諂無驕程叔子以為能處其分與伯子所論樂與好禮互相發明者皆善矣然以樂與好禮為隨貧富所治叔子亦以為能自修則似皆未安也夫好禮以為修治可也樂則豈修治之謂耶周尹氏以為非自修不能者其說若可通矣然於其斯之謂與者又有所不協范楊氏與周尹同而以道學自修分屬樂與好禮而言則又加密矣然其所不協者終亦不能以强協也謝氏以

問學成德為言亦做大學程子之意乃必以成德易夫自修則固知夫貧樂之非自修所及而避之也其論問學成德之不同則亦有未盡者夫子之意本但以無諂無驕僅為能處其分而未有以進於道若樂而好禮則其造道入德之深有非前人之所及耳非必以接於人而後見者為不足求於己而自得者為有餘也況不諂之士豈必皆出於人而不驕之士亦豈必皆出於吝哉周氏之說蓋必類夫謝氏物我之

云然因人不為之説則又益踈矣至於告往知來其説亦多不通如程子説則子貢第能咏歎夫子之言未有以見其知來者如范楊尹氏説則反若告往而知來者如謝氏説則子貢第能形容夫子所言之階級亦未有以見其知來也大抵此章諸説皆不得其文義故説雖精而終有不合也若范氏以為外有餘而内不足故以無諂無驕為善亦非是使子貢而果不免於如此則亦不足以知無諂無驕之為美者矣

呂氏之說不見於語解而見於文集豈其少時未定之論也與此外則曾氏張敬夫之說亦有可觀者曾氏曰以貧故無諂以富故無驕貧富之道耳樂非以貧好禮非以富出於情性而貧富不能解也○張敬夫曰安於無諂無驕而不知進學固未足貴而所謂無諂無驕者學者亦非可忽也居貧而有一毫求之之意居富而有一毫自恃之心皆諂與驕也此病未除而曰吾樂與好禮未之聞也必也無諂無驕而後樂與好禮可得而進焉又不可以不知也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尹氏善矣范楊亦佳但知人之說二家各得其一偏而范氏未有不知之云楊氏求為



可知之說則非此章之所指矣呂氏充知有命之說皆非至論謝氏之說既非本文意而又不免驕吝之私亦猶其首章不愠之云也侯周氏上句似范氏下句似呂謝皆已辨於前矣

四書或問卷六

四書或問卷七

宋 朱子 撰

論語

為政第二凡二十四章

或問北辰之為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乎地上半繞乎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在乎南北之端焉謂

之極者猶屋脊之謂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而聖人所以取譬者亦可見矣謝氏以為以其所建周於十二辰之舍則是北斗非北辰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張子范尹得之呂氏

意亦謹嚴但所以語夫德者則粗矣謝氏由誤認北辰為北斗故有無為而為推吾所有之說甚失聖人取譬之本旨楊氏所謂中心守正周氏所謂居中不移似皆便以居其所為有德之譬亦恐未然詳聖人之意但以為有德然後能無為而天下歸之如北辰之不動而衆星拱之耳非以北辰為有居中之德也二家又皆以中而不遷有定次而不移故謂之辰亦恐非是辰蓋天象之名耳

或問二章之義曰程子范氏正矣曰或謂詩三百篇雖有美惡怨刺之不同然皆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此其所以為思無邪者與曰此詩序之言也然愚嘗竊有疑焉夫變風鄭衛之詩發乎情則有矣而其不止乎禮義者亦豈少哉或曰然則夫子删詩何取於此而不之去也曰夫子之存之也特以見夫一時之事四方之俗使讀者考焉以監其得失而心得以卒歸於正焉爾非盡以為合於禮義而使人法之也曰

是亦安知其非當時賢者所作以刺夫為此之人故其言雖邪而義則不害其為正乎曰詩雖或主於譎諫然其譏是人也亦必優游含蓄微示所以譏之之意然後其人有以覺悟而懲創焉若但揺其隱匿而播揚之既無陳善閉邪之方又無懇切諷諭之誠則正恐未能有益於其人而吾之言固已墮於媟慢刻薄之流而先得罪於名教矣夫子亦何取乎爾哉曰然則詩之不正者多矣又可以思無邪之一言而盡

斷之耶曰吾固言之矣聖人之意固將使人考焉以監其得失而心得以卒歸於正爾非欲使人習焉而效其所為也則其為義夫亦豈不卒歸於思無邪之一言耶或又曰然則思無邪之一言者其讀詩之法耶曰夫子所謂一言以蔽之者非謂是也然誠能是也則治心修身讀書窮理無適而不可又豈但讀詩之法而已哉曰諸說如何曰大旨則皆失之而就其中又有甚可疑者如謝氏專以先王之澤為言而其

所引之詩不過怨而不怒之一端耳其於夫子特舉思無邪之一言以警學者於思慮隱微之際者亦太踈而不近矣楊氏所以辨蘇氏者善矣然謂詩皆出乎國史則序詩者固已失之而楊氏又因荆舒新義之說以國史為國人之文勝者則其失愈遠矣其後所著三經義辨蓋嘗辨之豈為此說之時其尚論有未定者與周氏專以美刺為言其失近於謝氏尹氏主於刪詩而言以為凡夫子之所取者皆思無邪之

言也是亦不考於詩而已矣

或問三章之說曰楊侯周氏得之但楊說以為有德禮則刑政在其中者意則甚善而微有異乎此章之意不若周氏之得其本旨也侯氏以道為治於政猶可通於德則無所當矣范呂謝尹氏皆以苟免為言殊失文意蓋所謂免正以其革面而不敢為非真有以免於罪戾耳豈冒犯不義以至於犯上作亂而脫漏憲網以幸免於刑誅之謂哉若以說專任政刑之弊

其流必至於此則可矣呂氏謂先治内以格其非心亦非此章之意蓋與范氏皆有廢置政刑而專任德禮之意恐董子所謂承天意以從事者亦不至如是之偏也謝氏所謂先後表裏者則庶幾得之矣

或問大學之道何道也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説具於大學之篇矣曰聖人生而知之其必十有五而後志於學何也曰程子以為夫子立法以勉進後人之辭是也楊周尹氏蓋守

其說特周氏血氣之說無所當而所謂知所嚮者為
大輕耳蓋其於此章通以血氣為言而語皆輕至於
下文兩節則意愈疎而言愈輕也張子以為聖人之
學真有次第而自志學之年固已明道因以為天已
定而所以為天不窮譬之則恐其理之不通也蓋聖
人生知安行渾然天理固不應年十有五乃志於學
其後不應又必累年而後一進也若天之無窮則自
古至今曷嘗見其加益而有所進哉其不得引以為

比明矣謝氏以為聖人為童子時已知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妙特行之未熟故必由志學而漸進蓋亦近乎張子之說若如其言則是聖人之所以為聖固有徒生知而不能安行者雖或不思而得而未至於不勉而中也然則所謂自誠而明者又何必聖人而後可以當之乎其曰生知非物物而知之有所未知亦當學而知之則程子嘗言之矣然所未知者不過指夫名器事物之間非以為義理之本原亦待學而後

知也又曰安行非物物而安之有所未安亦當學而安之則是聖人之義理物欲猶未免交戰乎胸中也而可乎哉至於范氏以為聖人有與人異者而又有與人同者則其說依阿兩可而不可曉矣吕氏不言聖人學者之分其意殆亦若張子之云其以信有諸己為志學之說則非孟子本文之意意者其曰信知善之固有於我云爾比以學者言之則無不可若以聖人言之則亦誤矣曰所謂立者何也曰自志乎學

積十五年進修持守之功而其所立之地確然堅固
物莫能揺也程子吕謝之説得之至於張子范氏必
以禮言則少拘矣張子所謂器於禮以成性而非強
立之謂則又必以為聖人之事而極其言之過也曰
所謂不惑者何也曰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
功而知見明徹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
際毫釐之辨無不判然於胸中若程子張子范吕謝
氏之説是也但范氏引孟子不動心為比似亦小差

蓋曰不惑而後能不動心則可耳曰所謂天命者何也曰無所疑惑而充積十年所知益精所見益徹而至於是也蓋天道運行賦與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者也物之所得是之謂性性之所具是之謂理其名雖殊其實則一而已故學至於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此矣曰然則程子之直以窮理盡性言之何也曰程子之意蓋以理也性也命也初非二物而有是

言耳夫三者固非二物然隨其所在而言則亦不能無小分别蓋理以事别性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為性理之所以為理者也自天命者而觀之則性理云者小德之川流自性者而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也故自窮理盡性而知天命雖非有漸次階級之可言然其為先後則亦不能無眇忽之間也亦猶不惑之與不動心雖其相去不能以髮然以此訓彼則有所未可耳周氏之説蓋亦放此然

以孟子知性則知天者驗之前說益明白矣曰他說奈何曰程子所謂生而知之者當矣若張子所謂知天之命則過也范氏學易之云尤無所謂吾於本章已略記所聞矣謝氏所謂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又似以理性與命真為二物其曰與之無間則又有張子至命之嫌而非知之所能及矣其曰與道為二者猶此意也楊氏所論世人皆知窮達有命而信之不篤乃其知之未至者得之矣然又以為孔子所知

殆不止此則未知其所止果何謂也但以為窮達之命耶則所知云者又若別有所屬以為賦受萬物之命耶則與上文不相應而但欲其信夫窮達之有命則亦不待知此而後能也曰然則命有二乎曰命一也但聖賢之言有以其理而言者有以其氣而言者以理言者此章之云是也以氣言者窮達有命云者是也讀者各隨其語意而推之則各得其當而不亂矣曰所謂耳順何也曰其義則程子張子言之詳矣

其序則自知天命又加十年若用力若不用力而自至於此蓋其德盛仁熟而幾於化也然程子之意主於貫通張子之意主於神速而程子最後一說又與張子相似蓋義不害於兩通也其曰不思而得者引據尤精所謂滯於迹者豈以其猶必耳有所聞然後心有所通為未免滯於有形之累而不若從心所欲自不踰矩之渾然無迹也乎至張子後說所謂盡人物之性者則恐其未安也范氏所言踈略無以知其

意之所指若曰耳之所聞無不有以别其是非可否之理則可若曰凡耳所聞更無姦聲則恐其言之過也然誠有以别其是非可否之理焉則謂之無姦聲亦可但恐其或出於列禦寇莊周之謂則不可耳吕氏周氏蓋皆祖其師之初說謝氏所謂内外兩忘者則又非儒者所當言也曰從心所欲不踰矩何也曰此聖人大而化之心與理一渾然無私欲之間而然也自耳順及此十年之間無所用力而從容自到如

春融凍釋蓋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聖人之德之至而聖人之道所以為終也曰從心之從舊讀為縱且至心字而句絶諸先生之說皆如此而今獨不然何也曰經之本文作從而陸氏無别音則舊固讀如本字爾讀如縱者乃近世習俗流傳之誤而諸先生偶未察耳以理言之則有心於縱亦豈聖人與天為一從容中道之謂哉范氏雖不以從心為絶句然其音讀亦不免於誤也若其大義則程子張子固不

害於得之但張子兼不思不勉而言不若程子之分之爲當耳其論不夢周公迂囘難通殊不可曉曰諸說如何曰范氏之說殊無倫次而養血氣一其德致命遂志等語尤不可曉且與其下文所引舜孔子事亦相反不知其果何謂也吕謝楊說皆善但從字之讀則皆失之耳程子謂五十知天命而未至命七十然後至於命何也曰至命之云言其與天為一而已五十知命誠有所未至也然亦大傳之言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則以易書所發之理言之為言亦蒙上文窮盡之云而繫之耳非指聖人所造之地也然古今以為聖人之事者亦多故程子因之蓋不害於理也

或問三家僭禮其於夫子之三言者其有考乎曰魯之三家殯設撥則其葬也僭而不禮矣以雍徹則其祭也僭而不禮矣其事生之僭雖不可考然亦可想而知矣嗚呼彼為是者其心豈不以為是足以尊榮其親而為莫大之孝夫豈知一違於禮則反置其親於

僭叛不臣之域而自陷於莫大之不孝哉夫子因其問孝而知其有愛親之心故以此告之庶其有所感發而能自改也雖然聖人亦豈務為險語以中人之隱而脅之以遷善哉亦循理而言而物情事變自有所不得遁焉耳嗚呼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與曰諸說如何曰程子以告懿子者為告衆人之言蓋以其所包之廣而未及乎孟氏之僭禮也雖於其事有所未合然直以理而觀之則聖人此言固亦無所施

而不可也范尹則以此章為箴懿子之失矣然不得其事之實而以其事君者推之則亦踈矣又以懿子力不能問而夫子復以告之蓋亦或有此意然不直告而因樊遲以及之則亦無問一而告二之瀆矣吕氏以仁言之亦過高而傷贅其言僭禮之意則善而考之亦未詳也謝氏通以性與天道并釋四章之意亦髙矣然聖人之言何者而非性與天道之發不特此章為然也其論葬祭以禮遺事實而騖髙遠亦若

其前篇所論朋來忠信之病也又以樊遲非不知此特問之以質其目者其待樊遲似亦少過矣以聖言之淵懿如此而樊遲平日又非敏悟通達之才亦何以知其非有所不知也耶楊氏之言為世之貧賤而受親者言則得之矣以為夫子告孟孫之意則恐其未然也然亦可以見聖言所包之廣而為程說之驗矣周氏之說雖約庶幾得之

或問六章之說曰此章惟謝氏之說切於人心使學者

知有所警省而用其力若如諸說之意則夫子於武伯之問何不直告之曰不為不義以貽父母之憂可謂孝矣而顧為是迂昧不切之語以告之反若使之必致疾以憂其親而後可以為孝者是豈聖人平日教人敬身謹疾之意哉

或問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其尊卑懸絶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敬者之罪耳謝氏言之

已詳學者考之可也曾氏引孟子愛而不敬獸畜之也亦其明驗諸說於此踈略惟范尹氏之說犬馬皆能有養則犬馬之有力於人初無致養之意恐聖言取譬必不若是其拙也此殆欲避前說之嫌而遷就之耳

或問色難之說不同何也曰二說固不同矣然務承順其親之色則必有和氣婉容矣有和氣婉容則必承順顏色者矣但以文義考之則似當以程子楊周氏

說為正而程子後說則似有闕文誤字而不可解也謝氏於服勞具饌又皆以為孝焉則亦似失立言之意矣楊周亦以二子之失為言然不若程子之言為盡矣

或問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其以私為自得為中心者亦密矣但以燕私言之則尤足以見其隱顯一致之實耳然程子於退省二字意亦不同前說以為孔子省之而後說以為顏子之自省恐當以前說為正發

字之義亦然蓋以為開發者二以為發明者一亦恐當以一說為正也蓋若以為顏子退省乃有發明則是無違之時初未了了也以為開發則未知其以為顏子心有開發以為孔子發之耶若曰顏子心有開發則當云亦可謂能有所開發而不當云亦足以發若以為孔子發之如憤悱啓發之云則雖於文義可通而其語意乃若以顏子為僅可開發而視他人為全不足教者恐聖人之辭氣不如是之驕倨而忽易

也范氏專以顔子退與門人講論為說蓋用古註然亦狹矣夫子所以省顔子之私者豈獨其講論之云乎謝氏不違之説以為觀書不如聽言之切固有此理然遂為觀書決不足以得聖賢深微之意則聖人之立言垂教又何望於後世聞而知之者且不可復有其人矣其論顔子之不違不言其義理之契合而專以神受為説不知方以耳聽若之何而又以神者受之也不言其氣禀之高明而專以好篤心虚為言

則亦得其然而不得其所以然者矣然好篤心虚之説
於學者猶有所益神受之云則或能使馳騖恍忽而
流於怪誕之域其為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楊氏教
不凌節云者亦得之然非聖人陰以告顔子而不欲
使衆人得聞之也蓋或偶因其問答而詳言之以至
於終日耳謝侯氏皆以為聖人言此欲以證其察之
之詳而發門人之進恐亦或有此意周氏又以為欲
門人觀顔子之朝夕者尤善而亦皆少偏蓋雖聖人

之於顏子固有不待省而知者然蓋必常有省焉非全無事實而妄為此言以為教於門人也曾氏胡氏張敬夫之說亦善

曾氏曰入乎耳著乎心默而識之故不違如愚退而察其履踐則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故足以發胡氏曰顏子之質鄰於生知故聞夫子之言心通默識不復問辨反如愚蒙之未達者及待生而退夫子察其燕私則其視聽言動皆能以聖人所教隨用發見然後知向之所謂愚者乃所謂上智也然聖人久矣知顏子之不愚矣而必曰退而省其私之云者所以見其非無證之空言且以明進德之功必由內外相符隱顯一致欲學者之慎其獨也嗚呼夫子與回言終日則言多矣而今存者無幾可勝惜哉張敬夫曰夫子之言顏子皆能體之於日用之間所以夫子退而省其私而知其足

以發明斯道乃其請事斯語之驗也

或問十章之説曰唯程子得之范氏之説則疎矣人之易見者莫如行事難知者莫如用心今先視其用心而後察其行事且歸趣之云又廹夫所安者之地矣今以歸趣語所由而所安者乃特為所處之是非則其輕重淺深無一當其所者矣吕氏亦踈其以所由為昔者所經由者則尤有所不通也謝氏説似甚雜然細考之意亦貫通但上二句恐有未當而引何莫

由斯道也殊不可曉蓋已贅矣所安之云則得之然
兼君子小人而言亦似非此章之本旨至曰小人何
嘗一日不在於善則其進小人也亦驟矣楊氏三句
大抵略似謝意然引左氏之言以釋以字之義而謂
所以為才則其支離遷就抑又甚矣周氏亦然尹氏
則又似范氏說而小不同然亦不必論矣蘇氏說亦
得之但所安之云亦如謝說耳蘇氏曰見其所為者
誠善矣則未知其所
自為之者果善乎所自為之者果善矣則未知其能
久而安之乎惡亦如之至於久而安之則其為善惡

也決矣小人有幸而中於善君子有不幸而入於惡然終不可以易其人者所自為之者非也

或問學必溫故而後可知新乎抑溫故者必貴於知新乎豈為師之道亦足於此而已乎曰故者昔之所已得者也新者今之所始得者也昔之所得雖曰既為吾有然不時加反復尋繹之功則亦未免廢忘荒落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索其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富誦說雖勤而口耳文字之外略無毫髮意見譬若無源之水其出有窮亦

將何以授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學記所謂記誦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者正謂此耳若能尋繹其所已得者而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焉則譬諸觀人昨日識其面而今日識其心矣於以為師其庶矣乎夫子之言所謂可云者正所以明夫未至此者不足以為師非以為能如是而為師有餘也且昔程子晚而自言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為不同矣此溫故知新之大者學者以

是為的而深求之則足以見夫義理之無窮而亦將不暇於為師矣程子悉夫氣象之狹而為斯言可師之說美則美矣其無乃非本文之意乎至引子夏之言則其文義亦有倒置而錯陳者當於本章論之耳范楊周氏說亦放此而楊氏又并夫子子思之意而一之則其牽合甚矣呂氏據程子專以多聞為師之事失之尤遠審究其說則記誦之學何為而不足以為師乎謝氏過高不實於此尤甚至引高明中庸廣

大精微以為極致而不察其理所謂分殊者則亦誤矣夫聖賢所以言之如是之詳者正以謂學者各極其功而無所偏廢則兩得之槩以為同而不察其異則將有兩失之患耳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程子尹氏得之矣范氏大意亦善其語意繁雜其引形而上下之云亦無所當於此章之意矣且聖人教人先盡其小者近者而後進夫遠者大者但君子不溺其心於是而有以貫通之焉耳

若曰以道為本而忘夫小者近者則是離物以求道而又為子游之譏子夏也必以形而上下為言則聖人亦豈教人以遺器而取道者哉游氏意亦類此而語涉老莊則尤虛泛而不實矣楊氏引楊雄大器之言以釋不器之義是徒喜其有據而不悟其安頓之失所也彼規矩準繩雖方圓平直之所自出然亦各專其用而不能相通豈不器之謂哉侯氏所引語自倒置於大義若有所偏蓋若曰不器故不可小知而

可大受則所包者廣而不專於一事今直以不可小知而可大受為不器則意專在是而不盡乎不器之理矣周氏之說則亦支而無所當也

或問十三章之說曰程子凡三說而兩意其首末兩說則一意也中一說又自為一意而其語有不可解者以其所謂因子貢多言而發者推之恐亦若范周氏之說也與范周之說也則當矣而周尤明白謝氏說中語意雜亂尤不可曉以其所謂有雖不言而可喻

及德諧頑嚚能讓千乘之國者推之則為不待言而人信從之之意以行其所言言其所行者推之則又若范周之説則本文初無人信從之之云者不知其何故重復言之以至於繁而不殺如此也今姑論而闕之不敢以意斷也楊氏疎矣君子切已之事多矣夫子曾不及之而以此為説何耶且曰先行而不言何人固無以知其為他人矣以為他人則所謂其言者又安得為已之言耶蓋與其所引孟子文勢自有

不同者不得強取以為證也且子貢之言語乃善於辭令耳初未嘗以言干世如史氏之所記亡吳霸越之辨也告之以此亦何為哉尹氏之說不明豈亦程子中說之意與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程子之解善矣但其曰周而不比比故不周則語勢若不倫者然周而不比比而不周者本文之意也比故不周者推其意而言之者也程子之意豈其以是互相發歟諸家得失亦以是推之

可也一說以周為周旋則亦以世俗之說發明徧及之義耳其周字固非若奉以周旋之云其語意又非委曲以成就一人之事若宗魯所謂以周氏子之周也范氏所引是與比周則正比之謂也以為小人於不善亦周而同於偏及之義則非也義之與比恐不為親比於人而言然如易所謂外比於賢亦以理之所當親之非有昵比之私則固不害其為周徧之道也今謂君子於善亦比而同於阿黨之意則又非矣

若謝氏張敬夫之說則皆足以推明程子之意矣張敬夫曰君子内恕以及人其於親疎遠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分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所偏繫而失其正其所親昵皆私情也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曰舊說以忠信為周奈何曰忠信非以訓周也忠信則無彼此於人周之道也楊氏之說得之矣

或問學思罔殆之辨既曰昏且危矣而又繫以無得不安之說不已贅乎曰罔者其心昏昧雖安於所安而無自得之見殆者其心危迫雖得其所得而無可即

之安此固兼夫内外始終而言而後足以盡夫罔殆
之義也昏以心言無得者無得於理而卒於罔也危
以事言不安者不安於理而卒於殆也考之精義則
程子范謝楊尹氏言之詳矣但程子以殆為勞未有
所考又以為無進故殆於文義亦不切也范氏則語
多不瑩而其章末亦有闕文謝氏不可不兩進者賢
於温故知新之説逺矣以思為知及之亦似少過彼
其所以思者正謂知有所未及耳其引六言六蔽者

亦不相類若吕氏以罔為如網之無綱則失之矣網之得名正以其惑禽獸而取之使之罔焉而無所覺耳至游氏之說則所謂思者非以思夫義理之所在特兀然癡坐如釋子禪觀之為耳以罔為不能為已而無實殆為不足以涉事而不安亦皆生於思字之失遂疑學非為已之事思有遺物之蔽而不悟聖人所謂學與思者初不在於是也彼其親見先覺得聞後學之所不聞而差失有如此者可不戒哉周氏意

雖正而語差冗其間不能無失云

或問攻乎異端之說曰程子范尹之言正矣自張子呂謝楊周氏皆誤以攻為攻擊之攻而其所以為說者亦不同也曰其不同柰何曰張子之言若有是孔非孟之意與其平日之言行有大不相似者蓋不可曉然謂孔子不闢異端則其考之亦不詳矣當時所謂異端固未有以見其為誰氏姑以楊墨論之如墨氏之無父則悖德悖禮之訓固已深闢之矣楊氏之無

君則潔身亂倫之戒又已深闢之矣若以好辨為孟子之疵則彼世俗之毀譽又豈君子之所屑意哉若呂氏之所以為說者則善矣然亦非也蓋不務反經而徒與之角其無涯之辨固所以自苦然熟視異端之害而不一言以正之則亦何以袪習俗之蔽而反之於經哉蓋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強則彼弱反經固所當務而不可以徒反異端固不必辨然亦有不可不辨者熟觀孟子所以答公都

子好辨之問者則可見矣謝氏以夫子為不闢異端則亦若張子之云也然其所謂姑存而無害者吾恐聖人之憂天下慮後世不如是之淺且近也謂其識吾之門墻能以善意從我則於異端不待言而判者其乖於事理益以甚矣夫吾之所以闢之正為其不識吾之門墻而陷於彼之邪說耳若既識於正而從我矣則又何闢之云乎楊氏歸斯受之之說亦正類此周氏則又并與子夏孟子之言而失其旨是數說

者豈其猶有取乎老佛之言故欲曲吾說以衛之而不知其失聖人之本意以至於此耶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尹氏之言實矣其次則范楊氏近之但范氏所謂强其所知以為不知者求之子路平日之言似無此事又引禹之行水為言則讀是知之知為去聲恐亦未安且曰必由其誠者又與行其所無事之意初不相似也謝氏之說則新矣然尤非本文之意其曰能充是非之心者似亦以知為智

然所謂充其是非之心者亦曰善善惡惡不以毫髮之私而亂其真耳豈此之謂哉周氏無大得失但直以知為智不知其傳寫之誤耶抑亦若范謝之云也

或問子張學干祿而夫子告之如此何也曰人之處己接物莫大於言行而聞見者所以為言與行之資也然積之不多則孤陋畢淺無以參驗而知所疑殆知而不闕則冒昧茍且無所依據而流於繆妄能闕疑殆則庶幾矣顧於其餘遂以為已信已安而無事於

謹則言行之間物我交戾而尤悔之積有不能免是將無以行乎州里尚何禄之可干哉誠反是而觀之則夫子之所以告子張者其意亦可知矣然自寡聞見而積之多多聞見而擇之審擇之審而猶曰謹其餘焉則其反身亦切矣而聖人之訓猶曰僅足以寡尤悔而已蓋未敢以為絶無也聖人之於言行之際其重之如此而推本所從有始有卒又如此學者亦可以盡心矣曰然則是果何以得禄耶聖人教人真

使以是求祿耶曰程子言之詳矣葢先王之世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故士能謹其言行則有得祿之道然聖人之意則以為君子亦修其在我者而已其得與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如曰仁在其中樂在其中直在其中餒在其中皆本為此而反得彼之辭也豈真教之以是而求祿哉嗚呼三代之時先王之法行於上者旣如彼聖人之教行於下者又如此是雖欲人才之不成風俗之不厚葢亦不可得

矣正使士之不賢者或不免於外慕有司之不明者或不足以為得人然其所以相求者蓋猶出於修身謹行之意一得其人則其法固萬世不易之良法也豈若後世專以詞藝取人而不考其言行之素使士之賢者猶不免急於彼而緩於此有司之良者每恨無以必得行藝才業之人而其不賢且良者則固皆以為當然而不之怪也然則人材風俗之所成就又安得不愧於古上之人亦何重於此而不之革哉曰

諸說如何曰程子張子范呂楊氏得之但程子所引
諆道不諆食者恐於文義反類不通當於本章辨之
耳范氏以修身干祿為二事則失聖人之意而楊氏
以子張為琴張則亦考之不詳也謝氏以見為識見
之見尤為自尤之尤似皆未當又謂寡尤寡悔為非
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而已則其輕
重倒置殊不可曉其論得祿之道又有斷然取必之
意尤失聖人之深旨也游氏尤字之說不若程張之

安周氏餘字之說亦非是尹氏因程子說大槩亦善但程子之解略舉經文例不必盡尹氏不能補而因之似便以闕疑殆為謹言行者則於其餘二字意有所不盡矣學者詳之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諸說大略無甚異而楊氏語意尤相似然曰當人心不若其曰得義者之有準則也曰當是時也三家專魯哀公豈得而擅舉錯之權哉曰胡氏有言使公復問孰為枉直而付舉錯

之柄於夫子必有所處矣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至乞師於越而卒以旅死哉此言得之矣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諸說皆得之而楊氏為密但范氏以夫子為君大夫有問必以正對為急於民而然然夫子於他人之問亦未嘗不以正對也豈必急於民而後然哉謝氏敬忠二義文意不明似有為政者自致其敬忠以率民之意然與下句文勢不類計亦不至若是之疎也但得自養之云則過於本文之意而

失之明矣周氏問其說甚善但以為使民勸於敬忠則非文意耳尹氏大意亦善但語勢倒置不免有病張敬夫之說其亦偶中其失者與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引書之義唯程子楊侯氏得之但兼孝友而一言之則恐非夫子專舉孝乎而言之本意耳張子以有政為有政之人范謝尹氏皆以為施之於家而有政則非也謝氏又讀孝乎屬之下句尤失之矣是亦為政夫子蓋曰彼以是為可推以為

政則我之為是是亦未嘗不為政耳范謝尹氏之說近之張子楊侯周氏皆謂真有為政之效則失之矣曰聖人未嘗忘天下今不為政而其言如此將不為獨善之私耶曰聖人未嘗不欲仕而亦不求仕也況定公之初陽虎用事又非可仕之時也然此意有難以告或人者故特告之以此而為政之本實不外焉舉而措之則㒺乎天下矣嗚呼此所以為聖人之言歟

或問二十二章之說曰楊尹氏說為近之諸說皆以有諸己者為言則非但不究此章之旨又將并與孟子之意而失之矣游氏以中有主為言亦非文義夫言而有信夫子固常言之矣曷為其必舍此而務鑿焉以為深乎且其曰大德小德所由以進之屬皆欲就車取義亦大泥矣聖人之言如天地之生萬物豈若是其譾譾拘拘也曰然則楊氏以倚衡之說亦因車而發耳而不病焉何也曰是其意以言忠信者為主

而蔓衍以及此耳其所為說者初不主於此也若進德之云則正其所專恃以為說者亦不得同日而語矣

或問何謂三綱曰按邢疏白虎通云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何謂五常曰仁義禮智信也首篇詳矣何謂文質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也何謂三統曰王者受命而改正朔所以新民之視聽也故夏以建寅

之月為正謂之人統商以建丑之月為正謂之地統周以建子之月為正謂之天統孔氏以為商湯始改正朔而周因之鄭氏以為自古帝王皆然蓋不可考然以理求之疑孔氏為得之也曰子於是既取夫馬氏之說矣其下有曰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皆可預知者非馬說耶何不錄也曰以疏例考之非馬氏也是何晏不曉其文義而妄改易之耳曰何以知其不曉也曰馬氏之說雖約然其義則可推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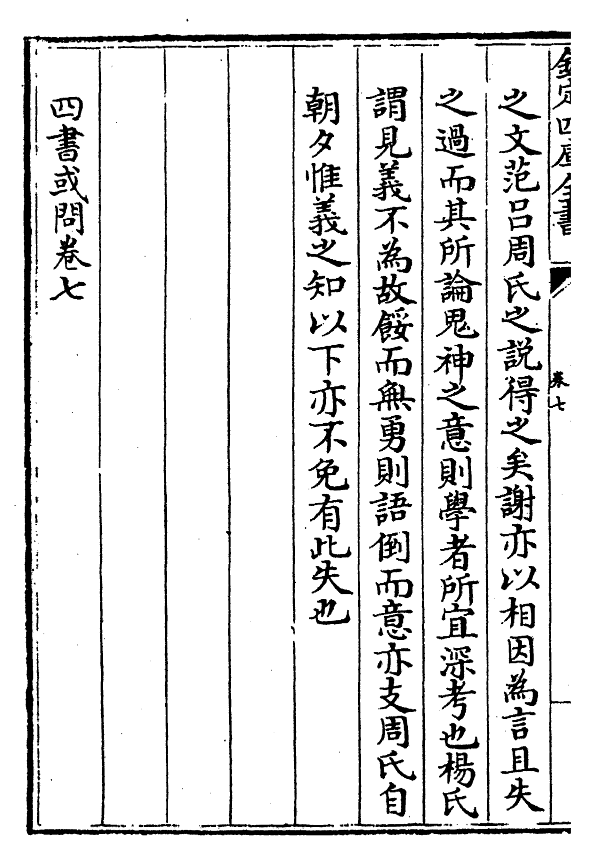
也葢以所因為主而御夫損益之變故雖損益之無窮而其不能甚異可知今是說者乃遺其所因而專以損益為言則夫損益之變又豈有常而可預知者耶此雖其不察於文義之失然跡其所由殆亦源於祖尚浮虛捐棄禮法故其議論之際不自知其逐末忘本而至於斯也曰夫子之言以三代之事言之可矣若以繼周者言之則秦不能因周之禮而損益之矣漢繼秦而反因秦禮以為損益然則夫子之言其

不驗乎曰不然也秦滅先王之法漢懲亡秦之禍皆非欲因其禮而損益之者然其所謂君臣父子夫婦之實則秦不能有以甚異乎周而漢亦不能有以甚異乎秦也至於秦之罷侯置守廢德任刑漢之苛解與民休息亦皆損有餘補不足其勢有不得而不然者然卒亦不能變其所因之大體也推之萬世亦莫不然雖昏狂乖亂之極不能出此但其得失有多少之差耳然則夫子之言豈可謂之不驗乎曰然則諸

家之說皆不出此何也曰何晏誤之也然至於胡氏吳氏而獨得之則理之所在亦有不可得而誤者矣前此楊氏略有此意而其說不若二家之明且決也

吳氏曰凡稱可知者若曰其大略不能甚異也三綱五常天下之達道夏以是而為夏商以是而為商周以是而為周商雖不期於因夏而必至於因夏周雖不期於因商而必至於因商世異事殊不過就其已行已成之間或少損以裁其過或少益以救其不及而皆不能易其大體前乎夏者固不能甚異於夏則後乎周者亦豈能甚異於周哉雖千萬世其不能外乎此者必矣

或問見義不為或以承上文而言之何如曰此非相因



之文范呂周氏之說得之矣謝亦以相因為言且失之過而其所論鬼神之意則學者所宜深考也楊氏謂見義不為故餒而無勇則語倒而意亦支周氏自朝夕惟義之知以下亦不免有此失也

四書或問卷七